



氣死牛的英雄郝樹才

那個外號「氣死牛」的「揚州」部的勞動英雄郝樹才同志。在開荒期間，有一天他會換過四畝三分地。現在把他的情形介紹在這邊：

產運動



在邊區勞動英雄代表大會上，有一天，吳滿有提出服全體勞動英雄競賽時，台下馬上站起一位穿軍衣的勞動英雄，雪亮的同吳滿有應戰，他說：

「明年，上級給的生產任務，我要加倍完成！」

全會場的眼睛都集中在他身上了。他是誰呢？他就是

一 郝樹才在平型關

光榮負傷

郝樹才同志原籍清澗人，後來搬到延安落戶。現在家裏除了父親及兩個兄弟以外，他沒有婆姨和一個九歲的娃娃，總三十塊錢（自己的），全家裏面全靠他勞動。又因為政府優待，所以家裏不僅吃穿不愁，而且還綽綽有餘。

他現年四十歲，一九三五年參加紅二十五軍，在二五〇團機槍連當戰士。當年九月他就參加了一九三六年紅軍的東渡抗戰到山西，後又西入甘肅，郝樹才同志都參加了。經過不下，遂提升為班長。因他的一貫努力工作，積極學習和打仗勇敢，遂提升為班長。紅軍改編為八路軍以後，他繼續到五一五師團，仍在機槍連工作。

一九三七年平型關大戰，郝樹才也是參加的一員勇士呢！在這一次戰鬥中，郝樹才同志的大膽上，還光榮的負了

三、郝樹才在反省大

會 上

前年經隊整風時，有一次全營指戰員集中一起開反省會：要把過去沾污在身上的、見不得人的骯髒東西，一滿抱掉。

在大會上郝樹才第一個站起來說：

「我是二連四班的郝樹才，我過去有過『落後思想』，過一回丟人的。」

四、勞動英雄郝樹才

韓樹才對生啣道：「識好。」

有一次，開生產計劃會，討論的題目是「我們打頓食爲了誰？」許多韓士說計都是飯爲了公家。可是韓樹才同志不這樣說，他說：「生產不光爲公家，也是爲自己。他說：『咱吃家飯，保衛邊區不能鹹肚子；保衛邊區還不就是保衛咱自己的家鄉麼？』所以隊伍多打一石糧，就等於自己家小出一石公糧一樣！」

還有一次，團長、政委把韓樹才叫到團部去，問他對生

二、郝樹才一貫的熱心勞動

郝樹才同志自小就是一個勤快的好莊稼漢，他參加部隊以後，仍然保持著那種愛動人民的樸素作風。平時揸柴揸米，沒有一次他不比別人揸得多。割山上砍柴也是一樣，沒有一次他不比別人砍得多。

有一次，連長挑選了十幾個人去揸馬蘭草，都是連上能幹的，平日揸馬蘭草得多的戰士，郝樹才是其中的一個。到了那裏，天已經黑了，他們就住下，準備明天開始揸。但到要睡覺的時候，天忽然陰了，好像要下雨的樣子。郝樹

狀元陳德發回來以

安塞勞勳英雄代表之一——陳德發同志。出席全邊區勞勳英雄代表大會，由延安光榮的歸來了。我們每一個知道陳德發的人，都在內心裏都誠懇地歡迎着。當陳德發回到家裏，父母兄弟都高興得不知道說什麼好，尤其是他的老母親，簡直忘記了問兒子去延安的事情，只是注視和撫摩着他的胸前的發光的英雄獎章，還沒有

子比一比
了一輩子苦
共產黨開了
了。

五六天後
拉話，父母
兒子今後永
，母親說：

磚 鐵 廠 料 木 車 大 豐 新 部 「 城 長 」 在 潮 熱 產 生

城規模通曉的話，你將見到一望無垠的汽氤，在一個經過修理的院落裏放射出青幽幽的光輝；假如你儘管在挪威時那遙隔萬成的話，你又會發現那院落裏散發出紅紅的爐火；這就

是一天自副工作十四到十六小時的新努大車料的廠努力工作的最好標誌。

——

馬世勳和副班長董振海的手指被鐵鏈碾破了，血濺地流，當時他臉色有些發青，直到劉黃生搶人救

——

自副工作與修理工的工作，由他與董振海負責。機工班的班長馬世勳和副班長董振海，他們的衣服是馬世勳的襪花被稀爛了，特別是馬世勳的雙手被灼得傷痕斑斑，有如生了疥瘡，但他們沒有表現過一點怨容。為了提高鍋爐的熱度，他經常在大工作晚飯時，一邊拉火燒煮生鐵，一邊烤上幾塊肉餛飩就當晚餐，大家吃飽回來，縱已鏽紅，打鐵的同志又抡起大錘來繼續工作了。有一次董振海的手指被鐵鏈碾破了，血濺地流，當時他臉色有些發青，直到劉黃生搶人救

魚桂莖

「爸爸，」他聽着兩個子弟的談話，一個歡迎一個地大家樂得不不可開交。生產管理處的「焦桂英、總務處、動員生產大會」之間，他們用那三個小時的時間，排了一個「唱英雄」的節目（詞是由木工楊興、鐵工董九貫等編的），在大會上博得許多同志的讚揚。

在緊要的十二月份除夕月中，他們創造了許多光輝成績。他們在工作效率上是大大提高了；比如：過去鐵工打一行半的鐵費要四個工，現在平均只要十五個工，工作效率提高了百分之一百；過去木工打一付草脚子要廿二

「田文書，田文書，在家！不！這是我幫政府門戶，從遠近來的城隍。立刻，焦桂英，她老人家走進來，笑的眼都合到一塊兒（對我說：『我們今個創殺（定的意思）莊稼，吃油糕罷！』走，走，快走！」）說道：她擔任我寫字的毛筆，拉着我的手走了。

焦桂英對我說：「吃！快吃！這是油糕，洋芋，白菜煮豆腐。滾呀好吃的，不要客氣，吃飽呀！糕糕是噴噴蘭子膳的，油是咱麻子榨的，洋芋，白菜，是咱單膳的一年吃的菜，豆腐是咱做的。」

「頭一頓，第二三回石頭，他乾死到前溝金上，劉老五規定，每天叫他抬八百斤，他的臂膊斷了，鼻子口裏流出了鮮血，是擰死的呀！」

第二天，咱到縣保區，告劉老五，當天丁主任，帶幾個團下來，驗叫姓大的屍首，一定就走到劉老五家，劉老五給丁主任敬八碗，

看咱可憐，給咱一點錢，咱叫多跑一會。噠！走到富戶家，可就不同了，老爺爺，老爺爺，叫了半天，一個錢也不肯出。富戶公子，又跑到狗咬吧哩。」

聽到這裏，老人家左腿靠窗，右腿攔腰，像個管掃帚：「你聽的小輩上這地傷傷，真是夠受的！咱咱咱皮來，正在這苦社會裏，窮人只有餓肚皮，死！沒有別的出路！」

「焦桂英，媽媽對我說：『最初，焦桂英分到了土地，兩個孩子很小，自己又是

不上這樣好的飯，賣了半

效率提高了百分之十。他們在道省上也很注意，由於利用舊車上的爛鋼鐵等，就節省了一百一十餘斤的鈔，因此他們最後超過了規定任務的百分之七十。一（規定）日獲利一百廿五萬元，結果獲利三百四十六萬四千六百七十九元八

巴，已選就張布桐爲隊長，領導各組。只是等待春天的到來。

陳德發提議早開全鄉生產動員大會，叫大家好在年內就準備春上的事，所以他會同縣長的奔走雲霄府區政府及縣政府，親自到縣長縣黨部記商會。

爲了創造糧村，於一月七日（舊曆臘月十二日）縣署縣長親率二十七個幹部，去參加三鄉所有全勞動者的生產動員大會，在道會上陳德發詳細地傳達了黨動員大會的許多問題，並以毛主席的親口指示，號召全鄉所有全勞動力半勞動力和

頭谷人：「可不是，這是你們的功勞呀！咱這搭紅丁，咱的隊長，都是爲咱們這苦命的窮人，辦事情。」

「好，再說咱受仇荒的日子吧！咱開懷過，三十歲養下狗娃，三十三歲養下狗娃，三十八歲養下狗娃，八年，狗娃八歲，貴娃六歲，狗娃大死的太可憐，吃虧喝，走到窮苦人家門上

開會後，陳德發同志親自協同工作同志，奔走於第一政村；到各村動員宣傳，挨戶幫助農民訂訂生產計劃。耐心地，細密地，處處爲羣衆打算，同羣衆研究各家的生產條件和怎樣擴大生產，提高計劃。

在陳德發的宣傳和組織下，有幾個村子的婦女都組織起了縫工隊，大家以體弱幫助瓜瓦，務來，打掃花尖卡，就有馬家溝，參加了縫工，以居住近的密近組織爲五個組，總的選定紡線英雄陳海發的婆姨張氏爲隊長。

「你這婆姨討罰八錢，你同丈夫一塊死的，你怎麼能看家裏死的……」

「可是不然，小心伺候！埋了，不然，小心伺候！」「可不是，這一下，咱沒飯，替上下的，引上大的，對面西串，照門照戶，勞

將自己十來個孩子，棉的棉上。個個問個孩子長大一點，啦！受過飢餓的，自己是熟知這道光景，天還不亮，就上山挖苦。老人家，仍然深深夜，磨工織布，掙的錢買一捆二捆小牛，每天吃一頓好飯，冬夏衣裳，都是自己手織布縫的，織之穿穿二三年，就不耐了，在民主政府辦事處下，過着農民是食政府

今年六月間，有一天我生患了病，病得恰恰因工作忙忙，到各行政村去，八九天沒

有回來，這的第二天，大小便都不能下炕，昏迷不醒，亂說胡話，在這時候，聽到有人叫：「田文貴，田文貴，吃上個飯吧！」我睜開眼睜一看，是焦桂英，老人家



這職員會獎勵他們第四班說：「什麼事四班都在別人前面！一起站才在其中，引起了影響的。」